

鶴泉文鈔續選

文不難於序漸  
序而為之序也  
矣其生平用  
功行力甘苦以  
生而死之亦可贊

推極而及人及事  
亦志於以身任其生  
余始終之如是也  
戚情者  
之友惟我  
亦

有位修持  
無利可圖  
老病無能  
唯存一念  
猶如鶴泉  
空谷飛泉  
余嘗為之  
成此大業  
余於此亦  
幸矣

吾生以余知准尔  
而多能自知者  
害也生者常需  
用准泉謂古人  
准泉謂古人

不植裸以求之  
客古而人無至  
於休勿不棄也  
於傍既不棄也

かく送る所極ら  
中はりの好  
事多様也  
本末の脇小  
事多此病竹林  
付

小及古人之嗜好也  
故其事多古之傳者也  
其事多古之傳者也  
其事多古之傳者也

嘗又召後人子諸  
宵加保古人而甚薄  
往如至子國策皆  
乃同加保之文但史  
仙作之因至自禁

不似は人拘、了廿  
考五用多之多唐宋  
味之多用東生清味  
此字因秦史漢

文  
史  
之  
傳  
不  
失  
而  
唐  
宋  
之  
家  
名  
色  
之  
流  
傳  
不  
失  
其  
本  
真

東山

三十多日

行在

居在

行在

行在

宿

宿

宿

宿

宿

宿

宿

宿

宿

准泉伴金旁子  
文海多備述其事  
而多之多也多也  
生平用功也  
力甘苦也多也

見國人至於競逐  
之極也鄙夷先  
君少幼以吾所  
遺揮斥指傳者  
其家子仍刻

予惟余其爾  
嘉慶十一年歲次壬午  
七月某日仲孫叔採

鶴泉文鈔續選目錄

卷一

宋高宗幸台考

臨海嶠考

誅方正學十族辨

辨孟縣韓昶墓石

泰伯論上

泰伯論下

伯夷論

醫論第一

醫論第二

醫論第三

論未婚守志

論韻書入聲皆誤

姤卦說

周公東征說

周官媒氏說

訓詁取同音說

紅葉詩說

卷二

復崔明府東壁書

再與崔東壁書

答王伯申侍講書

與趙渭川書

與洪筠軒書

再與洪筠軒書

與宋確山書

卷三

澹居齋詩序

新刊章恭毅公遺詩序

宋茗香學古集序

樸學齋詩集序

天台梅甦菴遺詩序

釣隱詩序

陶晴臯詩集序

蔚霞軒詩集序

王牆東老人遺文序

筠軒文鈔序

朱檉園韋門集序

紫霞閒言序

周易觀象序

漢學譜聲自序

漢學譜聲後序

卷四

張戴合譜序

長山李氏重修譜序

柏山王氏族譜序

恭序洋匪投誠圖

代廣方伯

翼文會序

松岡別徐君博也并贈勞君德純詩序

紀年錄自敘

代

浦江戴履齋夫婦雙壽序

蔣醒軒先生八十壽序

李松圃七十壽序

元太翁啟旦八十壽序

喻翁正邦六十壽序

秋巖黃太翁暨德配張孺人雙壽序

陳太安人九十壽序

林太孺人七十壽序

金太孺人七十壽序

蔡孺人七十壽序

李母阮安人七十壽序

卷五

衡家樓新建河神廟碑代

至聖像記

彰德府新修校士院碑記代吳學使

重濬古洛莽渠記代

重修沐梁東嶽神祠記代

重修河南按察司經歷衙署記代

林縣三井橋記

春及園記

重新夢草亭記

代

西湖周文恭公祠記

黃巖重修邑祖廟碑記

林氏小宗祠記

遊雁宕記

始入天台山記

海行記

賑卹私記

記龍見

記銅弩機

記客言

記郎氏三異

卷六

杜許傳

孝義趙君傳

蔣雲川傳略

林樸齋傳

李烈婦傳略

段太淑人傳

吳孺人傳

沈烈婦傳

何太孺人傳

靜海烈女傳

陳振英事述

卷七

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巡視天津濟寧漕務掌戶科給事中誥贈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溫公墓表

誥授資政大夫翰林院侍講前福建巡撫李公偕配

邊夫人合葬墓誌銘

代

故四川直隸酉陽州知州畢節阮公棠村偕配黃宜

人合葬墓誌銘

國子助教茗香宋君墓誌銘

故知恩恩縣天台徐君桐山墓誌銘

李上舍鳴山墓碣

孝廉地齋洪君墓碣

劉文學恪亭墓碣

張母沈太孺人墓誌銘

卷八

書張忠烈妾事

書漢張太守仲景碑陰

讀列女傳

書楊君雅復宋二徐先生墓冊後

書史記鼂錯傳後

題松上巢雲圖

顧琴巖紅蟻集題詞

顧琴巖蕉尾集題詞

石屏續集跋

題顏氏所藏先世交遊尺牘冊

請減涉縣歲辦闊布詳

卷九

四書解

詩經解

鶴泉文鈔續選卷一

太平戚學標鶴泉著

安肅張灼柳州訂

宋高宗幸台考

宋高宗航海幸台州實建炎四年庚戌正月初五日丙子也先十二月車駕在明州得李鄴奏言金人將分道自諸暨嵊縣徑趨明州議移舟之溫台避之遂於二十七日庚子發昌國縣南風舟行頗穩越三日癸卯己歲除四年元旦甲辰大風御舟碇海中草草行朝賀禮二日北風稍勁晚始泊台州港口丙午早次章安鎮灘淺擋舟落帆於鎮

之○金○鼈○山○下○金○鼈○蓋○一○獨○峯○坡○陀○鬱○茂○若○鼈○背○然○正○與○柵○浦○相○對○兩○渙○之○間○略○辨○牛○馬○東○看○海○門○雲○飛○波○翻○渺○若○無○際○其○下○有○灘○卽○牡○蠣○灘○也○帝○聞○山○有○祥○符○塔○院○去○警○蹕○徒○步○入○院○院○僧○悟○講○主○時○方○修○歲○懺○見○有○衣○戰○袍○數○人○內○有○黃○領○者○延○入○坐○頃○之○問○院○有○素○食○否○僧○進○炊○餅○五○枚○食○其○三○乃○復○擷○園○蔬○芼○以○薑○鹽○進○之○心○疑○貴○人○顧○不○知○爲○帝○也○繼○聞○有○旨○借○民○間○竹○輿○取○一○內○人○立○語○良○久○遣○去○乃○駭○伏○地○請○死○帝○不○罪○顧○見○院○壁○一○詩○云○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鼈○背○上○行○問○誰○作○僧○對○過○往○客○帝○惡○之○方○啜○茶○以○其○餘○發○於○詩○上○一○云○是○詩

帝在潛邸時。泰州徐神翁所獻。帝幸章安。顧問左右此何山。曰金鼇山。又問此何所。曰牡蠣灘。入院見壁間題墨。若新信此行數。若預定。翁異人能前知也。先是帝遣權戶部員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至是聞帝幸章安。與知台州晁公爲皆來朝。司理何昌世。又率吏民請迎駕入城。帝慰勞再三。剪御衣尺許。書曰朕南渡以來。事力未辦。獨汝能盡忠爲國。可執此爲照。特改宣教郎。除大理寺丞。山下有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帝喜。勅夫人各自便。至今一村婦女。盡稱呼夫人。百司憂續食缺。會發運使宋輝。自秀州金山村。海舶運米八萬斛。

錢帛十萬貫。是日至。帝又以右武大夫張杞權知台州。  
一切應辦無闕。得旨轉一官。復得餘杭把隘官陳彥報。敵  
兵至縣。迎擊乃退。帝心稍安。翼日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自  
明州還。行在遂與從官等六人同對舟次。蓋帝卽以御舟  
所泊爲行在。不復登陸。自是連日居舟中。庚戌金人再犯  
明州。張俊師敗於高橋。遁回台州。丙辰命福建市舶司悉  
載所儲金帛見錢。自海道赴行在。丁巳張俊自台州引兵  
至戊午上元節夜。大雷雨。次早語大臣。昨雷聲頗厲。當與  
卿等修德應天。庚申劉洪道奏。金人大至。然尚未知明州  
已陷。辛酉御舟離章安。時統制官李棒屯黃巖。有旨候金

人至台前來溫州議者謂明州失守則海道可虞行在必  
不安枕幸金人乘小鐵頭泛海隨潮過昌國縣至沈家門  
卽回或曰爲提領海船張公裕大舶擊退也壬戌晚雷雨  
又作癸亥泊青澳門甲子泊溫州港口未幾移次館頭帝  
自初二日進台港十八日離章安鎮首尾計在台半月餘  
嘗登金鼈南望白楓山之勝渡江遊清修寺清修治平三  
年所賜額也帝顧從臣索筆書清修風景千年在滄海煙  
嵐一笑開之句更於僧房題二詩云古寺春山青更妍長  
松修竹翠含煙汲泉擬欲增茶興暫就僧房借榻眠久坐  
方知春晝長靜中心地自清涼人人圓覺何曾覺但見塵

勞盡日忙。上元夕先未雨時有二航爲風飄直犯御舟。問之乃販柑者。帝盡買散禁衛令食。甌取皮爲椀。貯油其中。點燈隨潮放之。風息波平如數萬點紅星浮漾海面。居人皆登金鼇山望之。旣而大雷雨。帝頗不憚其自台之溫也。御舟進發行五六十里。有一小島林木頗茂。中有屋數間。泊舟登岸。乃僧寮也。爐香未斷。寂不見人。尋之得三僧云。是台州壽星院之下院。壁間一小榜云爲金人侵犯中原。伏爲今上皇帝消災祈福。祝延聖壽。帝喜賜金五十兩。三僧各賜紫。仍令禮部賜額。自是經松門山觀圓巖潛濟潭。有賜額。距海數里。地名車路。相傳帝於此登車時。帝未登。

岸或地方官吏因帝舟過備車駕奉迎又今溫屬玉環傳  
帝遺環處不知玉環本名木柵嶼王梅溪詩柵嶼何年改  
玉環望中猶是舊青山遺民不記當年事惟有潮聲日往  
還自注俗避錢王諱改梅溪南渡初人說如此則遺環之  
事妄矣帝在永嘉畱兩月許卽以是年四月辛酉御舟發  
溫州越四日乙丑次台州松門寨是夕風順御舟與宰執  
以下諸船先後行不相見第聞探者唱云御舟在前探者  
亦不知御舟遇淺經險幾覆尚未至也旣而宰執入港復  
回丙寅臺諫官亦皇遽回船至港口乃迎見御舟凡五日  
始出台境至明州昌國縣帝自冬涉夏航海冒不測之險

波濤風雨艱苦備歷故老言祥符御座一竹椅院僧別造以黃蒙之或題詩座側曰黃帽當年駕軸轎東浮鯨海出三吳中興事業風波惡好作君王座右圖蓋有願帝無忘漣沱麥飯之意然帝當日賦詩觀燈宴若無事而從行大臣方相率爲草履赤舄稻稽沙堤之戲他日苟安錢塘惡言恢復君臣無志具見於此矣初帝航海時有從官家屬擇便居溫台之命故時隨駕大臣如呂頤浩范宗尹曹勳賀忱輩並寄孥於台因爲台人云

會纂年要錄北盟會編李氏乘桴記熊氏日歷等書條貫貫繫緯以馬班之筆足爲正史補闕

柳洲

臨海嶠考

文選謝靈運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惠連注不言臨海  
嶠所在但指疆中地名後人謂卽嵊縣北二十五里強口  
村觀題所序兩地相連嵊在萬山中去海遠無臨海嶠強  
口又非卽疆中臨海屬台州亦無此嶠久乃踪跡得之卽  
吾太平縣西十里之嶠嶺也諸山多稱嶺獨此兼嶠名知  
卽臨海嶠者臨海立郡始吳時兼今溫州地晉太寧間始  
分臨海之嶠南永寧立永嘉郡於是兩郡分境以嶠爲界  
尚畱有臨海嶠之名其一名中嶺亦以地在兩界中方靈  
運爲宋永嘉太守時嶠北屬臨海嶠南屬永嘉如故也踰

嶠卽入臨海境而嶠南皆其所治故以登臨海嶠與初發  
疆中連言疆中如云治內對他境言非地名也此嶠爲古  
自溫之台水陸要道下卽溫江自永嘉水道一日夜抵江  
下由樂清三江一潮卽至內海無風浪大險靈運之行因  
送惠連或浮舟從此登陸故詩有中流袂就判及繫纜臨  
江樓之語唐李太白敘王屋山人魏萬自台之溫行迹云  
眷然思永嘉不憚海路賒挂席歷海嶠迴瞻赤城霞所取  
卽此道於海嶠又言之鑿鑿自臨海別置縣去嶠遠嶠南  
北皆今溫屬因去臨海稱嶠嶺或稱溫嶠唐以下屬黃巖  
明成化後又屬太平年代久遠分隸不常於是舊名盡湮

無復知其爲臨海嶠者。并靈運守永嘉嶠南爲其治。內稱疆中者亦誤以爲地名矣。嶠左近晉討孫恩時曾築城周廣順間有巡檢趙宋有驛。有宋永嘉劉滂殘碑。後人統稱溫嶺。相傳地冬夏常溫。溫州得名以此。余修邑志正其爲古臨海嶠并靈運詩疆中義亦明。爲讀文選者一快。

精鑿可補選注謝公集此題但稱登嶠無初發疆中語亦疆中非地名一證遊名山記七條寥寥無倫次所云桂林頂遠嶼尖疆中後人掇拾附會難據

柳洲

誅方正學十族辨

永樂誅方孝孺十族。野史言之鑿鑿。云初族時每逮至輒以示孝孺。孝孺不顧。乃及母族林彥清妻族鄭原吉等九族既戮。亦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爲一族。並坐。然後詔磔之。九族外親之外親。盡數抄錄。發興州等衛充軍。古人以自高祖至元孫爲九族。若秦法之夷三族。統母族妻族與父族爲三虐。不加於此矣。前漢王溫舒傳。人有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溫舒與弟同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三族兩婚家各一故爲五也。彼其弟及婚家自坐他罪而當時已有過虐之嘆。成祖雖至忍心乃謂真有十族之刑。誅及朋友門生耶。按遜國諸臣傳方克家子孝復於洪武二十五年湯和城海上加賦邑民毅然赴闕奏減謫寧夏慶遠衛軍攜宗圖以行。正學死難時抄民不及軍孝復幸脫。洪熙時逢宥孝復子琬援例抱宗圖以告奉戶部浙字一千一百二號勘合調海門衛尋釋爲民謝文肅鐸贈琬孫志淵詩孫枝一葉是君恩是也孝復以軍支免則當時非舉族滅之可知。正學與齊泰黃子澄事同一體泰之死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六歲給配子。

澄之死族人皆斬姻黨戍邊一子走易姓名爲田經何必正學之死姻戚之不足而慘及朋徒況廖鏞廖銘以檢正學遺骸瘞聚寶門山外甫畢見收逃去尋被獲論死林嘉猷嘗入燕邸知高煦傾世子以告正學遣內使聞世子而事不成者也實錄載成祖卽位之九月甲申陝西按察使僉事林嘉猷坐方黨誅其距正學六月十一日之死七十餘日矣三人皆非死於正學之前野史之言庸可信乎

靖難時事紀載紛然都難盡信安得如先生一一駁正之  
林芳注

辨孟縣韓昶墓石

韓文公爲唐孟州河陽縣人。史誤以爲鄧州南陽。有人辨之。其子朝議郎檢校尚書戶部郎中襄州別駕。昶志石。明萬歷間出孟縣古尹村。韓王壘前者。人并執爲信。則未有辨也。昶雖不及父。曾於李宗閔下擢進士第。試金用礪賦。震爲蒼筤竹詩。中選。其文當可觀覽。他人爲志銘。或有議論在前。不便敘及先世。補敘於後者。此志。昶自作。自宜先溯。自由。况。昶長慶四年登第。文公於是年冬卒。蓋親敎其子成名。文內無一語及庭訓。但云少從籍宗師學詩文。似不及見父者。又旣師事籍宗師矣。抑人矜已施之他人。且。

不可而乃一再云籍不能蒼樊不能通乎又凡自作志銘  
不過略見一生志行至於死葬日期豈能預定而志於病  
卒葬皆有日更疑竇之顯然者其他語前後自矛盾尤多  
而書出其子綰綰亦進士乃全如俗下人書蓋文公祖墓  
在尹村者俗呼尹丞相墳原不能確定爲安定桓王墓韓  
氏子孫欲證其實私撰祀墓志自埋之而自掘之見祀祔  
祖塋葬而後尹村之墓可確據爲韓氏祖文公之爲孟縣  
人益信近時名流嗜金石得片石以爲寶更不辨文之真  
僞因李學博揭寄并示馮魚山孟縣金石志聊辨之  
作僞肝腸洞見指駁更無可躲閃處

許作舟

泰伯論上

泰伯之逃必逃於父喪卒哭之後不逃於父疾未愈之日此可以理斷也人子無忍離其親者況親之有疾扶持省問之不暇而可決然去并挈其弟而去哉伯無子而季有子太王喜於得孫情之常也遂欲傳國於季以及昌當日無此言并亦無此心就果有之伯欲成其志俟其父考終後傳之弟可矣又不然已立而卒傳弟之子亦可矣今乃父方疾而託辭以去又必去之甚遠萬一父因念子之故深自悔恨鬱鬱增疾至不起爲之子者心其安乎吾故曰伯之逃在父旣歿而不在其未歿以父疾非去時也此理

不明。因更有太王死後伯奔喪不奔喪之疑說。愈紛而惑。  
滋甚矣。若荆蠻勾吳相距之遠。非一地而斷髮文身。更以  
在勾吳者。加之荆蠻記載錯出。皆其失之小者。可以無辨。  
揭出理字千古謬傳。一筆抹倒起一行真斷獄。老手中  
間意思亦推勘得盡。柳洲

泰伯論下

泰伯之君荆蠻亦必無之事也。何者？伯委國而去，其不以國利可知矣。因荆蠻之歸已，復爲之君，是失之於此而取償於彼也。且伯之生，猶當殷之盛時，撻伐之威，見於詩頌。荆蠻之地，皆天子號令所及，伯無從而得爲君長。果有其事，無朝命而私南面王，與莊蹻尉佗何異？父疾而逃去，伯爲不子；有君而擅立，伯又爲不臣。烏有不忠不孝之人，而得稱之爲至德者哉？據韋昭言，吳伯由武王時追封，史記則直謂荆蠻義而歸之，立爲吳太伯。立者誰？立之非伯之心乎？立不當曰自號勾吳矣。斷髮文身，棄禮義之教而蠻

夷同俗皆非理謠古人之甚者。

辣 柳洲

伯夷論

覆舟之下無伯夷。紂雖暴於伯夷罪不相及。避者避其政之虐耳。昏德日甚。生民塗炭。田野荒蕪。道路榛梗。遁跡海濱。猝不能至首陽之餓。當在斯時。蓋賢人之失養甚矣。聞文王作。於是慨思就養。然則餓豈其心哉。而況死之甘哉。方其歸周。文王不及知。伯夷亦不令文王知。而并太公。彼此之不相知。潔身遠害。去亂就安。有聖人之德。在商周之間。闇跡編氓。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諸侯。夫是之謂逸民也。

不引一句古書。不用一語駁辨。高絕

柳洲

醫論第一

丹溪主陰虛火。王景岳慮陽虛火衰。一爲水虧火無所制。一爲寒甚陽不能安。二說合之兩美。離之兩傷獨所謂火。王火衰。一概而責之腎。則非也。乾坤之大用在坎離。人身則爲心腎。心居上主火。腎居下主水。此對待之體。其間又具有流行之相。或相濟。或互根。或相尅。故凡火王。由水藏不足。陰虛而陽乘之所。謂火乃陽氣。下入於陰中。而腎中之陽亦從而應之。凡火衰。由心氣不足。陽虛而陰乘之所。謂寒乃陰氣。上入於陽中。而心分之陰亦從而應之。未有一水一火俱責之腎。而離明絕無與者也。且以水火大體。

言則心腎主之。實則各藏。俱兼水火。一藏水虧。卽爲熱病。一藏火衰。卽爲寒疾。此其生剋制化。未始不關於心腎。而亦有本藏自病者。安得謂陰虛卽腎水虧。陽衰卽腎火微乎。所以然者。皆由誤認內經相火二字爲腎火。故南轍北轍。兩路竝差。豈知經固明。明言少陽相火。少陽之與少陰。其差何啻千里。抑不特此。又誤認難經左爲腎。右爲命門之言。夫命門特腎中之穴耳。越人雖有兩腎之解。未嘗確分。左腎爲水。右命門爲火。觀三十九難。又言其氣與腎通。則其實一藏而已。今以坎卦明之中一畫火也。上下兩斷畫水也。所謂內外體用。若分配左右。將中斷其畫。而均齊。

之以爲水火乎不然無以爲左右也後世不明五行之理又不統會經旨於是命門非脈而附之右尺矣相火非腎而卽以爲命門矣甚舉經所云七節之旁中有小心者亦硬牽入謂是卽命門是卽相火不知經意指心包絡言之云凡刺者不可傷心并不可傷及包絡爲其近心而爲之謾故曰小心也心位至高計當大椎下第七節腎安得在第七節哉靈素二經爲醫家之祖其於病候治法祇以五行順逆生剋權之自餘惟歸重於胃以萬物生於土死於土也至越人始有重腎之意意見後世縱欲戕軀故申言關係之重爲醫學功臣顧不料後人舉水火一責之腎是

則所謂陰陽者。一腎之陰陽。八卦中卽坎可該離也。近代  
醫家如錢乙。仲醇。東垣。海藏。丹溪。河間。立齋。時珍。士材。石  
山。嘉言。景岳。楚瞻。皆明通之士。顧無一能知者。何哉。

探源經旨義正詞明。向來醫家皆夢中譖語耳。

許周生

醫論第二

五行之生先水。而河圖之數。一六居下。十月爲純陰之卦。而一陽起於地中。莊子言赫赫出於地。此皆陽從陰起之義也。然內經言三陽皆自上而下行。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凡物之生莫不始乾元而天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心憑乎地以爲質。故陽常下入於陰中。而地氣應之。以長育萬物。凡陽之從下而起。何莫非陽之從上而入乎。且天包乎地。故地之下有天。地不能包天。故天之上無地。景岳泥陽從地起。遂專以腎爲元陽。豈知陽之德固無所不在耶。五行之理心火生脾。

土若坎中之火卽心火之寄存於腎中者。腎中虛冷。由心陽不盛。不能下生脾土。穀氣無權。木道乃困。而分給之火之寄存於腎者。亦因而垂絕。今因坎中之一畫。并肝脾肺各藏陽氣之不振。無不謂腎火之衰。於心君無一言及之。豈心君果不用事耶。易何以必坎離對舉也。

心爲天君百體從令獨醫家有心君不用事之說以致有坎無離殊不可解

許周生

醫論第三

有人患偏頭痛。右甚。左無病。腳則左痛。右如故。何也。曰。此義在陰陽。應象論。左陽位東南。右陰位西北。天有餘於陽。不足於陰。故不滿西北。而人身頭已上。應天。左耳目常明。於右其感於邪也。必右甚於左。地有餘於陰。不足於陽。故不滿東南。而人身頭已下。應地。右手足常便於左。其感於邪也。必左甚於右。所謂邪乘虛而湊也。在上右甚虛。在血。在下左甚虛。在氣。各視所不足。調之兼去其邪病可已。如言治之。果效。由此推論。凡半身不遂。頭面無過者。當以左陽右陰。地道右強於左之義權之。如病在左者。此自陽不

足而然爲順。如反病在右。乃陰血大虧。并其有餘者損之。病則逆也。左陽右陰。爲天地之定理。不得以肝位左。主血。肺位右。主氣。遂以左爲血。病右爲氣。錯陰陽之道路也。更推言之。則男子法乎天。女子法乎地。天道左盛。男上病不可在左。若身已下屬地道。則東南陽常不足。左病非逆也。地道右盛。女子下病不宜在右。若身已上屬天道。則西北陰常不足。右病非逆也。

病變無常理之大綱如是

許周生

論未婚守志

歸震川甚詆未婚守節之非。以爲女在家從父。未婚猶在家也。惟父之從義不及於夫。義不及而強至其家爲服。是非守節而奔也。其說因讀曾子問而誤。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夫果在家。義不及於夫。不應齊衰爲弔。弔則已。至婿家矣。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除服於葬畢。在婿家。并爲服三月矣。其必除服者。旣還父母。在不得凶服。非謂一弔還家。卽義絕於夫。可宴然卽吉也。女來從葬。聽還者嫁否。從其父母。夫之父母。有所不敢畱也。父母亦不聽女之卒。

問者未審女之志也。夫禮順人情。未婚夫死而更嫁。女子十人而九聖人不能禁也。若志節之女。則必守靡佗之義。始默聽兩家父母之命。終必自請父母。轉請夫之父母。允而禮迎。乃公然至其家。爲未亡人。而終守夫之服。此於義篤。而兼得禮之正。豈有聖人反禁之者。特其事難爲。女子所稀見。不可以著例。故但存其意於言外。而於旣葬除服後。不謂當更嫁。亦不謂不當更嫁。然旣於壻有弔。則爲義。亦顯然矣。曾子問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

母喪。婿亦如之。陳澔解。后嫁此女於他族。因而震川誤以更嫁爲不妨於禮。天下未有無故而絕婚者。更嫁事之至變也。觀記文。亦兩家致命之恒辭。非有他故。安得輒有更嫁之事。而轉謂之禮。蓋古者婚嫁以時。過時則愆期。而有擣梅之感。爲非禮。今以婿免喪。請之。而婿以不得嗣爲兄弟。故或牽於勢。或紓於力。弗能卽取。因而緩嫁之。期徐以待。婿之更諭曰。雖過時而不爲失。故曰禮。豈此女之必嫁於他族哉。陳澔說。羅文莊已疑之。特不能申明。婿所以弗取。而后嫁者。仍嫁於其婿。則禮意未顯。而震川之妄論。從茲起矣。難者曰。娶女三月未廟見死。而歸葬母氏之黨。不

成其乎婦也。未婚何婦爲。而曷爲守。曰娶婦以嗣親也。故婦從姑。此未逮見姑葬。因不從。所謂不成乎婦。蓋子婦而非謂夫婦。易曰婦人從一而終。納幣有吉日。不幸夫死而心已決於所從。儼然有爲婦之義。可以弔安在其不可以守哉。震川有盛名。恐說禮者爲之惑。是以論。

得古人言外之意。乃可與論古。區區字句之求。非善讀書者也。見理明。推勘得盡大義。煌煌足示千古。柳洲

論韻書入聲皆誤

韻書入聲之字。並不類入。以既云入。卽不得作開口呼。且去入之間。不過一音分。弇侈未有兩讀判然相離之遠者。今以諧聲陽開陰闔之理明之。如作去聲讀。做入聲宜讀近足易林困之大壯。緣山升木中墮於谷之子劬勞黃鳥哀作馬融廣成頌。曹伍相保各有分局遊雉羣驚晨鳬輩作其音也。今讀則洛反。非入聲矣。度去聲讀渡入聲宜讀獨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陸雲美祈陽詩其德伊何和貞虔告師民履素言謀慮度其音也。今讀徒洛反。非入聲矣。惡去聲爲汚入聲宜讀屋太元從初七拂其惡從其淑雄。

黃食肉易林蠱之姤反蛇三足醜聲可惡史記龜策傳地生五穀以知善惡馬融長笛賦澹臺載尸歸臯魚節其哭長萬輶其謀渠彌不復惡其音也今讀烏各反非入聲矣獲去聲讀互入聲宜讀斛易林泰之蠱敏捷勁疾如猿升木形弓雖調終不能獲復之坎桎梏拘獲身入牢獄張衡應間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何索不獲其音也今讀黃郭反非入聲矣錯去聲讀措入聲宜讀促潘岳西征賦而菜蔬菲實水物惟錯乃有瞻乎其陸其音也今讀七各反非入聲矣索去聲讀素入聲宜讀速王襄僮約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蓑斛十月收豆

多取蒲苧。益作繩索。其音也。今讀蘇各反。非入聲矣。若去聲。讀樹入聲。宜讀近辱。史記地生五穀。以知善惡。屋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王逸憫上思靈澤。兮一膏沐懷蘭英兮把瓊若其音也。今讀而灼反。非入聲矣。乃若閣之讀。谷如易林否之大有四夷賓服。干戈橐閣。司馬相如上林賦。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落之。讀陸如易林豐之屯。東山臯落叛逆不服。班固北征頌斷溫禹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霰落薄之。讀僕如易林坎之升鰥寡孤獨祿命苦薄。益之大畜和氣相薄。生我嘉穀。琢之。讀足如陳琳神武賦華璫玉瑤。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

碧元綠駭之讀下。如易林循谷直北經涉六駭爲所傷賊死於牙腹石之讀熟如易林小過之渙求玉得石失其所欲揚雄太元賦升崑崙而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輅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張衡冢賦爾乃瞻巍山平險陸刊叢林鑿盤石王逸九思指正義兮爲曲訛碧玉兮爲石澤之讀獨如太元從首於淵於澤於田於獄獄物企其足史記龜策傳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易林噬嗑之蒙注斯膏澤祈衛百毒馬融廣成頌於是營圍恢廓酷充斥川谷學置羅罝彌綸院澤凡此皆音理自然眞所謂入聲推此以讀古人書無不合者而今讀閻古落

反落盧各反。薄旁各反。琢竹角反。駁補各反。石常約反。澤達各反。無一不以開口呼之。由諧聲學廢。周沈輩不明陽開陰闔。祇一音之轉謬。以俗聲定爲韻譜。名爲去入而去入之理已失。於是著字去聲讀注入聲。則讀灼朦字去聲。讀句入聲。則讀劇判然兩音之不相蒙。音讀旣岐。因而去聲字多無入。入聲字多無去。後人守韻書爲圭臬。轉疑古音非正。強加以叶韻之目。而操謬說者。或妄謂古無入聲。如顧氏作唐韻正。亦意在轉入爲去。有開無闔。有陽無陰。豈復成音理。此詩聲辨定陰陽譜。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於字聲之陰陽開合引證鑿鑿言下了然。何以大惑者

終身不解 陳師哲注

姤卦說

姤象天下有風與觀之風行地。上異風以陰爲體。以陽爲用。觀二奇四偶。以巽臨坤爲陽在陰上。有風之用。故其象爲周徧庶物。姤上乾下巽。五奇一偶。爲陽之極盛。而一陰始生。在下與復之上。坤下震五偶一奇。爲陰之極盛。而一陽始生。在下相對。姤言天下有風。猶復言雷在地中耳。復者陽之始。姤者陰之始。始則爲風。尚微非重。巽申命之時。何所取而爲周徧庶物之象。君子貴陽而抑陰。實則陰陽不能相無。均當養之。於始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檢身毋躁。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

陰之所成。以此推之。當與復之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同一順時靜養。不得有施命誥。四方事。漢書魯恭傳。言易  
五月姤用事。其解經云。以夏至之月。施命止。四方行者。所  
以助微陰也。說卽本月令與程傳不同。似得古人取象陰  
陽交養之理。特誥四方不徒止行者。又經文所無。難可依  
據。愚謂施。當讀爲君子。不施。其親之施。蓋本弛字古多通。  
弛命者。其時以養微陰。當行政令暫停止。告四方。均知之。  
卽月令所謂百官靜事。毋刑也。大抵君人出令。多乘陽氣  
而行。姤一陰之始。時非可有爲。九五以含章爲君德。而初  
爻方有羸豕蹢躅之象。安得與觀同論哉。然則天下爲天。

之。下而有之云者明。陰始生亦未及風之行也。省方觀民設教於姤何有焉。嘗疑姤女壯勿用取女謂男女婚嫁以時皆須及壯若稱陰不能生育故曰不可與長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愆期其遲未壯而取戒其早或謂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配不利何說曰此爲年老而無子者或繩或娶妾言之又不盡以年之少長論也。

觀象明說理透名論實勝前人徒知望文作詁者豈足與言陰陽之理。戴金溪

周公東征說

余讀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又引書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因悟東山破斧之作卽是時事非成王時公又東征蓋紂雖誅奄與飛廉恃以東方之遠連五十國同惡相濟未肯臣服故須三年始定滅國非貪其地所謂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卽救民水火之心其始凶殘如狼卒皆首尾不能相顧自就夷滅赤鳥几见公安閒不動聲色而功成也維時武王在公得受命久出若身輔幼主豈容一日不在朝廷就

如大誥云。肆朕誕以爾東征。明係管蔡。惎間王室。小腆妄思紀敘。不容不誅。然申誥友邦庶士。御事未必公身。自請行彼諸叛人。皆非有大才。以公命討。如決癰之易。豈有難起。不卽時定。任其抗衡。連結勞師。三年斧斧爲之破缺者哉。東山諸篇。但憫師行之久。與喜於成功而歸。初不言其所征何人。卽鴟鴞之詩。亦祇以國家新定。托爲鳥言。見未雨綢繆之意。在武庚。固得鴟鴞目之。而以所取之子比管。蔡恩勤鬻子爲公。自比兄弟之間。有如是立言之體。平公膺顧命之重。方主少國。疑安危所係。必不爲流言所動。而輕避去居東。說固非。而以詩言東征爲征管。蔡武庚亦疑。

非事實書傳紀載展轉違背迄無一是信金縢尚書大傳  
史記孔鄭詩說不如信孟子

公羊僖四年傳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荀子

王制篇說相仿後漢書班固傳亦有周公一舉而三方怨即魯境惟伐在武王時故魯得以封書序踐奄爲成王事所不敢信

論古自申所見何必同

洪震煊注

周官媒氏說

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近於今之律文令會男女者核其婚嫁之數恐失時也奔者不禁爲徇子女之私此責在父母無故而不用令爲父母禁之而不聽此責在子女罰之總上言或金贖或薄懲止於罰者事已成免其離異也若之爲言及也刑統言某罪及某罪皆以若言是也經文自明後人誤解耳

前人有見及此者此更如老吏斷獄不費詞辨陳師哲注

訓詁取同音說

余館曲阜孔氏漢谷主人言及古訓詁取同音易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中庸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竝此法孟子泄泄猶脊脊也。泄說文引詩作讖作嘯訓多言。讀如字正與脊訓語脊脊聲義同今讀若異非凡從𠂇字聲皆近洪說文絳讀若鴻漢書絳侯卽紅侯尚書北過降卽共水然則洚水者洪水也亦非二音也。大抵古以聲爲義字固無一定耳。余曰不但此七篇中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射音本如序助者藉也。徹者徹也。藉音亦如助鄉射禮豫則鈎楹內注豫讀成周宣榭之榭。周禮作序。

詩既入于謝。別作序。作徐。射義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此讀射如序之證。籍藉古通。淮南子履天子之籍。籍或作阼。新序周室歸籍。本歸阼。周禮合耦于勑。鄭司農云。勑讀爲籍。殷人七十而助。周禮本作勑。助藉無二音。又畜字古音同好。故祭法曰孝者畜也。孔子閒居以畜萬邦。鄭注畜孝也。兩音互相訓。說文旭。旦且出兒。讀若好。雪宮篇畜君者好君也。竝是同音。作釋與泄。泄沓沓同理。古音亡聖賢之本旨全失矣。漢谷曰。我嘗謂聖言出於天籟。自然而叶。古讀尤爲怡。論語多聞闕疑六句。尤與疑叶悔與殆叶中庸故裁者培之。培古聲近。踣上叶篤。下叶覆。肫肫其

仁三句。淵音同姻。天近吞亦有韻。往往人不信。安得如君者。一指後學之迷耶。

柳洲附論

畜好二字古竝

讀如臭逸

臣古本有作畜聲之譌也

周書民善之則畜也

不善卽讎也

與其有聚斂之

詩不我能擣反以我爲讎

臣古本有作畜聲之譌也

好篆作亥字從丑得聲

大學與其有聚斂之

詩左旋

究豈無他入維子之好俱可證兩音之同孝字古亦此音

詳漢學

詩不我能擣反以我爲讎

臣古本有作畜聲之譌也

好篆作亥字從丑得聲

詩左旋

究豈無他入維子之好俱可證兩音之同孝字古亦此音

詳漢學

詩左旋

究豈無他入維子之好俱可證兩音之同孝字古亦此音

詳漢學

詩左旋

究豈無他入維子之好俱可證兩音之同孝字古亦此音

詳漢學

詩左旋

究豈無他入維子之好俱可證兩音之同孝字古亦此音

詳漢學

眼前之書一經拈出殊覺向讀皆在夢中或以爲怪說  
此狂者以不狂爲狂也

許周生

紅葉詩說

有以紅葉詩傳至中州者。一時多和作。所賦秋葉。無不用御溝流紅事。余以流紅記假名于祐。屬無稽。本事詩顧況在洛遊苑中得大梧葉。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和詩亦題葉。放上流。十餘日。又得詩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隨春取次行。雲溪友議載明皇時御溝流出詩舊寵悲秋屬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贈接流人。顧況聞而和之一事。而傳聞互異。本事期指梧葉詩皆有春字。非深秋墜紅也。雲溪又載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宣。

宗放出宮人渥娶之。驗爲已作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般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此明言紅葉取應在春。亦非秋葉。北夢瑣言載李茵事。名又異。惟玉溪編事記侯繼圖大慈寺拾墜葉一詩。拭翠斂秋蛾。爲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紅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乃真紅葉。其爲丹楓柏柿類。未可知。又與御溝無涉也。曾於曲阜東府見一樹高丈許。頗類桐樹。葉蒼厚尖圓。以指畫之。成文隱起紅色。漢谷主人曰。此古來所謂紅葉也。蓋別自有一種樹。

明潔朱春泉